

# 踏實走出每一步——

江啟臣專訪

採訪 | 陳宥喬 撰文 | 陳宥喬



探索世界 獨立思考  
主控人生 成就啟程

1993年畢業於外交系，現任中華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。自取得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後，回台任教於東吳政治系，同時兼任數個學術機構的職位。曾獲選中央社2006年「台灣十大潛力人物」，參選立委前曾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一職。

採訪當天來到他位於臺中豐原的服務處，在等候學長結束上午行程時，助理親切地端上咖啡。環顧四周，整潔明亮的服務處，簡單的兩個木長桌和數張方木椅，旁有報紙區和一些小零食，有兩位民眾靜靜地坐在位上仔細閱讀，另一側則圍成數格辦公桌使用。門口擺放幾盆花籃，其中上頭寫著「國會記者票選優質立委最高票」之祝賀。

見到學長時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誠懇與真誠，少了質詢台上的嚴肅，多了接觸民眾的溫暖。訪談結束後他隨即又有行程需要奔走，但卻依然保持充沛的活力，一如質詢台的方，但是磨去尖銳的四角，有他不易改變的原則和理想。

### 出國闖蕩：走向學術一途

回憶起校園生活，其實他當初聯考第一志願是台大國企系，因分數落點來到了政大歷史系。他感謝歷史教導他理解事情的脈絡，但後來仍決定轉系，經了解後發現外交系雖然沒那麼專精，不過學習領域廣且具備國際觀，對於政治的興趣使他放棄轉商學院的念頭，就此開啟往後三年的外交系生活。

談及課外經歷，「外交酒舞會」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活動，課業上認為以國際關係教

材教授的英文必修最為實用，而前後三屆建立起來的系棒是他大學生活的重心，「六日都去打，平常也在練」他笑著說當時愛玩，學校、運動場、打球、睡覺，幾乎就是他學生時代的生活節奏。

來到二十歲的大三，他決定畢業後赴美繼續鑽研國際關係領域，事實上，當時系上要考外交官雖不少，但也不超過一半。雖然沒有事先設定出國後的明確目標，但他認為外交系給的是通才教育，不見得要從事外交工作，出國亦代表一個闖蕩的機會。其後因緣際會邁入學術一途，取得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。憶起留學美國期間面臨的文化衝擊，他也直言當時臺灣英文教育的失敗，語言的養成需要環境，臺灣在當時卻還沒建立，缺乏國際觀跟網絡，這就是為何要行萬里路，因為沒有親身經歷，眼界自然也就受限。

那時他原本有機會留在美國，但因家庭因素做出取捨而回臺找學術工作。回來後先至臺灣經濟研究院擔任研究員一年後，才轉往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書，但同時繼續兼任於校外的研究單位，保持教學與實務間的連結，也因此他的教學較偏向政策性和實務性。

### 大學畢業前須具備生存的工具性技能

他認為，大學是一個通才教育的環境，若欲進一步的專業，那麼可在畢業後繼續升學，選擇一個更專業的領域。對於看待這一代大學生，他一再強調生存工具在大學期間養成之必要，並且強調語言能力，必定要在這四年內培養出第二、甚至第三外語；在二十年前已是重點的電腦能力，如今更加重要，沒有網路技能已無法在職場上求生存。

「不論任何科系進入職場前都要先把工具性的技能具備，你可以玩得很透徹，但大學畢業後，你要能夠講出一口流利的英文，或擁有各方面工具性的技能，如設計與創意能力。一個學生進大學時連個基本單字都不會，如果四年後還是原樣，即代表這方面他已經毫無競爭力可言，就會很吃虧。」

在任教期間觀察這一代大學生，他發現大部分年輕人相較於團體與社會，他們較為重視個人與自我，這可能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，但他強烈建議學生要多關注周遭而非只是關心自我。面對普遍社會包括媒體國際觀不足影響下一代的現況，他感到擔憂：「臺灣相對是比較小的地方，所以必須走出去，拓展國際視野，才能與其他國家做比較。」他認為很多資訊跟知識的掌握，臺灣社會與國際現勢存在落差。「主流媒體報導國際新聞過少，不具深度及延續性，也只關注特定國家，長久下來年輕一代的視野會愈狹隘；進而導致自我封閉，甚至不敢面對整個國際的競爭，我覺得很可惜。」因此他鼓勵大學生提升語言能力，直接閱讀第一手資料，不過度依賴已被層層篩選過的翻譯素材。

### 把參選當作一種人生實驗

答應擔任新聞局局長時，他萬萬沒想到至此走向政治這條路。當時適逢兩岸協商 ECFA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〉，而新聞局承擔傳播資訊、對外發言的重責大任，政府急需此方面專長的領導人才，而恰好他國際政治經濟、國際經濟整合、兩岸關係的背景十分吻合。

當了一年多的局長，因人事調動而騰出臺中市副市長的空缺，國民黨得知江啟臣是在地人而找上了他，我們好奇他當時是怎麼想的？他表示「原本沒有參選的考量，若選擇不去就得回歸原本的教職，沒想到要面臨這樣的抉擇，從政務官到參選是一個很大的變化，有些人可以接受，有些人不行，因為在臺灣選舉是很辛苦的一件事。」

「要我回來服務自己的家鄉可以說服我。」只是要服務人民就要經歷選票的洗禮，「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我那時才三十九歲，對於當時的我而言，三十九歲選贏選輸不重要，是一種經歷、一種過程、一種體驗。我教政治學、國際關係，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好像也少了點立體感。但我有我的堅持，就是參選的理念、過程、方法必須不同於過去國民黨或臺灣的選舉模式，我也把它當成一個實驗，後來事實證明是有用的。」當時地方派系分裂，面臨內外夾擊，他坦言「四位對手中，我唯一比民進黨那位老手的優勢是年輕。」三十歲與六十歲的選舉，象徵兩個世代的差距，初試啼聲的他打場漂亮的仗，最後獲勝主要對手近一萬票。但他也說，當時許多人懷疑他年輕又沒經驗，而且這裡的選民以務農和老年人口居多，東勢、新社都要靠近中央山脈了，而事實證明不論是都市或鄉下，選民大部分都喜歡年輕人。

### 當立委的樂趣、辛酸與挑戰

問及這個問題，他大笑說：「你剛剛應該要跟我跑的」，話一落整個辦公室都笑了。上午行程隨意列舉，從大甲摘高麗菜、赴東勢兒童節市集爆米香、吃熱狗喝咖啡與小朋友同樂、到傳統菜市場賣魚賣肉打招呼，四處奔走。

「其實你就把立委想成市井小民的代表，所以必須跟他們在一起，唯有如此才能當好一個民意代表。官員跟民眾是有距離的，他們都坐辦公室，但我鮮少回到我的辦公室，我必須在外面不停地跑、不斷接觸各行各業與不同年齡層的人民，才能真正體會整個社會的脈動和他們的想法。」

因此他發現認真當民意代表，真的能夠做不少事情。每月差不多有一百餘件的服務案件，這幾年累積下來已有數萬件，人脈也在服務中不斷累積。他認為服務人民有它成就感的部分，但也有它無奈之處，有時人違法又很自私，但又不能罵他，立委夾在中間容易變得兩面不是人。唯一跟官員比起來自在的地方在於發言尺度較寬，不用顧忌太多政府的立場，只需站在人民的角度，唯一要避免的是違法圖利。他強調，民意代表可以做得非常大，不是位高權重，而是服務的能量很強大；民意代表也可以做得非常小，只服務特定的人，而不同的服務理念亦造就每位民意代表不同的行事風格。

談及地方性和全國性事務如何取得平衡，他嘆口氣說這正是區域立委的難處，每個人都是二十四小時，每個人分配到的助理和預算都一樣，但選區大小與特性都不同。例如他的選區遠至梨山和武陵農場，需要很多地方建設和農業補助，因此他的訴求與都市不同，是都市選區不用做的事情，但相對又更加多元。

由於他對國際議題和全國議題有興趣，但同時又要顧及到地方建設和地方議題，全方位兼顧非常辛苦，他歸功於得力的助理和幕僚團隊，才能讓他在各領域盡情發揮。

分享他的經營方式，他說除了在中央與地方間取得平衡，最重要是「連結」——如新社的香菇產業是當地發展重點，要如何利用他的專業和國際議題相結合，提出與日本合作、到越南打擊跨境走私的計畫；以及東勢水果怎麼外銷國際，應當研究如何打響品牌，並建立一套評選標準，試圖與中央的立法和政策連結。另一方面則是在選民服務中，發現有需要在法律上做改善，就把它擴及至中央。

瀏覽立委最近臉書的貼文，發現他頻頻傳達對毒品議題的擔憂。他認為現今台灣人口結構面臨少子化，在少子化的問題下又毒品猖獗，那麼幾乎等於「絕子化」，構築再多建設或添購再多國防武器，毒品問題若不能防堵，不等別人來打擊，自己就先內耗了，更遑論談教育、經濟與勞動力。

#### **質詢：對事不對人，挑戰政策熟悉度**

立委人人會質詢，然而有些人無法體會政務官站在備詢台的感受，因此每當江立委質詢官員時，他會三不五時站在對方的立場上，因此質詢時盡量不針對個人問題，對事不對人。「我會挑戰你對政策的熟悉度和掌握度，若你回答不出來我會狠狠地修理你，這是我要下手的角度。」從過去的質詢經驗他觀察，有些官員對政策掌握度高，知道要如何解決問題，但有些人混水摸魚的心態讓他不以為然，更無法接受耍嘴皮或不把他的質詢當一回事。「這又回到每個委員的不同風格，有人質詢就是罵官員下台，但也有人把質詢變成申論，官員就站在那兒聽他講十二分鐘。」

他從質詢中發現，若認真準備質詢，問到對方理虧心虛之處是會有效果的，另外藉由質詢也可以爭取想要的建設和資源。發

言就是提高曝光度，讓其他人知道你有在重視，但每次發言前都要先研究和理解資訊，講話才能有說服力。

### **好立委三要件：質詢、立法修法、監督**

思考一位好立委應有的特質，他認為一定要質詢、發言與提案，不是盲目地為了衝量而提案，而是真正有意義的提案。無論修法或立法，這都是立委最基本的工作；以及政策上的監督，其中很重要的是國家年度預算審查。「三件事一定要做好，質詢、立法修法、監督，若有一件事沒做好，那就不是一位稱職的立委。我希望選民可以從這三個角度去監督立委，而非從你是否參加我家的婚喪喜慶，這是一個人情世故，但不應成為決定這名立委好或不好的標準，若只在乎這些枝微末節，那麼你選立委的前提就錯了，進而使得臺灣整個政治結構變得不健康。」

### **唯一能百分之百決定的是什麼都不選**

他的未來規劃一直是外界關注焦點，但他認為這件事並非關起門來自己想，而須傾聽外界的想法，及民眾對未來的認同與希望。他說：「我們都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，所以就是眾人決定你要做什麼。如果眾人希望你當立委，那就繼續當立委；如果眾人覺得你當立委合格，那他們希望你做市長，做其他公共事務的職位，我覺得，只要是要經過民選決定的職位，都不是我們自己就能決定的，你或許可以表達你的意願，但別人認不認同又是另一回事。」他提及從政有兩種思考模式，一種是從民代想一路往上做到總統，儘管選輸也要繼續選，但選民不見得會認同；另一種則是尊重民眾的選擇，他們認為你應該選總統，自然會水到渠成。

「我沒有辦法告訴你確定的答案，但唯一能百分之百決定的就是什麼都不選。」他提到其中主客觀因素很多，也不是選民講的算，尚須面臨是否擁有政界好友與黨內的支持以及競爭對手而定。「但只要還想參與公共事務，那麼基本一半以上都是客觀比主觀因素來的重要，因為這是眾人的事情。民眾的想法建築在你的職務表現上。每當有人問我這個問題，我的想法很簡單，我是民選的人，選民付託於我的事情把它做到最好，我盡量做到一百分，民眾對我產生一些想法，那到時候我再來做決定也不遲啊！」

### **勉勵學弟妹：培養判斷力和主見**

訪談尾聲，我請學長給予我們這些學弟妹如何釐清未來方向一點建言。他認為外交系是一個開放的選項，所以自己要培養判斷力和主見，並花費多點心力靠自己摸索。「醫學系畢業百分之八十會當醫生，但你今天讀外交系，有兩個選擇，考外交官或做外交官以外的事，如此一來選項就很多了，對外交系的學生而言，這是幸福也是挑戰。幸福是你有選項可以選，挑戰則是你要知道選什麼，否則容易蹉跎光陰，因此我建議大三大四必須強迫自己做出抉擇。」

以他的觀察，外交系的本質就是自由廣泛，所以彼此工作與未來發展差異會非常大。他勉勵我們：「念外交系讓你的主控性很大，但相對你必須要有這個能力去控制，那個能力能讓你仰賴自己探索這個世界，你可以請教別人的經驗，也可以大三大四到職場上體驗，這完全是你自己要去規劃，進而實現心中的理想。」